

青玉案

# 作家和他的猫

不愿意或者不适宜出门的日子,最好是什么样子的?陆游说的是,“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这还是在猫发挥“尽护山房万卷书”功能的时代,一个文人与他的猫相处的方式。等到了当代社会,“猫奴”遍地,人与猫的相处,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作家那里,或许最容易找到答案。比如,窗前景光正好,你摊开本子准备写作,这时,写字台上缺一块什么?大概是猫。看起来,这和陆游当年“溪柴火软蛮毡暖”的情境很像,是作家和猫“不出门”的属性最相匹配。但往深了说,却是那种当代人和猫之间相互需要却若即若离的状态,最中软肋。窗台上那只猫,就好像装着一个世界的灵魂,它试图靠近你,向你传达什么,又始终保持独立,并不完全为你所知——像不像一个作家?

这一群,三位作家告诉我们,猫在他们那里意味着什么。黄咏梅眼里的“梅二冬”,是一个可能在烦恼他们连一句简单的“喵”都摸不准含义,却不妨碍彼此投入身心的家人。侯磊的记叙里,猫是生命里的同行者,独立的“同行者”。许莹笔下,一段带着猫在宠物医院的岁月,是在“认识自己”……那么,有猫的你——无论是现实里还是线上有,猫于你,又意味着什么呢?

——主持人 虞金星



# 伤心猫事

侯磊

侯磊,青年作家。热衷于研究北京史地民俗、碑铭掌故、老北京文化。

北京是一座猫城,老舍先生写《猫城记》,那一定是从自家来的灵感。最初人们养猫是为了拿耗子,胡同里若有粮店或小饭馆,那必然耗子成灾。人们对耗子没办法,怕耗子是怕传染病,打又怕惹着大仙(实际上是打不着),便只好靠猫来威慑了。

胡同猫具有北京人的性格,拿自己当大爷。胡同里多八旗子弟的后裔,有位蒙古八旗的后裔跟我说:“猫是佛爷的狗。”你会发现猫与人同行时,猫们满脸严肃凝重,只管看路,而绝不会管人的存在。即便迎面遇上,也轻轻绕开,而不是悄悄地快跑,或远远看有人就藏起来。它们明目张胆地四处偷吃、抢、要吃的,叼上房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吃。

它们在这里生活了世世代代几百年,有什么没见过呢?

我住在一条东西向的胡同里,因为住的是平房,躺在床上睁眼,就能透过后窗看到后房坡上有散步的猫,它们总是来偷窥我写作。院子有塑料板的顶棚,一听外面咚咚咚,那又是大猫出没,出屋子抬头,能看到猫的四个爪爪,以及它在上要尾巴。胡同里人是二维,而猫是三维——能上窗台、树或房,在房顶的每一块阴阳瓦和沥青地面之间自由切换。每逢冬季大雪的日子里,天晴后上房,便可看到房上一串串弯曲、一样深浅的坑,那是猫的足迹。晴天的日子里,它们最喜欢趴在房脊的蝎子尾上,把侧脸直接贴在砖面上,四肢自然垂下,呼呼大睡,睡得那么四置(北京话:四平八稳),舒坦。

北京人过去是不买卖猫狗的,那是破产的象征——穷到连自家猫狗都得卖了的地步,只是互相赠送,且以长毛的狮子猫、雌雄眼的波斯猫为贵,偏好白色、黄色,黑色及杂色就差一点了。一般会从小猫开始接养,在自家养大生了小猫以后再回去一只,更没有吃猫肉肉的习惯。清末以来,讲究的人只吃养殖的家畜和家禽,野味儿顶多限于獐子、孢子或野鹿、黄羊。

过去真有恨猫的。最恨猫的,当然是养鱼的。世界上为了花鸟鱼虫魔障的人,就属北京最多。养金鱼要在院子里用大木盆或大缸养,放鱼浅水里,拿到屋里观赏,甚至还要倒缸培养新品种。而猫能在河岸边伸爪子抓鱼吃,在鱼缸旁更不在话下,是悄悄过去,瞅准了,伸爪子刀金鱼——只刀一下,没第二下。第一下刀不中,金鱼就沉底溜了。

这家鱼主人的鱼正在配种,那几天被猫伸手给刀了。倒是没被刀走吃掉,而是在鱼身上留下三道深深的抓痕,肉

# 梅二冬

黄咏梅

黄咏梅,小说家。曾获鲁迅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

土耳其人爱猫,他们将猫视为负责替上帝送信给人的使者。照这么说,猫一定知道很多,人类在与一只猫相处的过程中,一点点接收到了那些传递过来的信息。类似的话,我在安徽农村流传的一个说法中得到了印证,他们认为猫闭着眼睛,似睡非睡,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时,就是在念经。梅二冬也念,但并不经常这样。在飘窗上、暖气片边、地毯一小堆还没移走的阳光里,任何半包围结构的区域,并拢起来的柔软的人腿间……我多次仔细聆听,试图从它神秘的念唱中得到一些关于烦恼人世的启示,最终我的认真都松弛为慵懒,在它均匀动听的咕噜声中,眼皮慢慢沉重起来。嗯?确定这就是上帝的意思?

梅二冬是典型的处女座猫,这是多么令人头疼的一件事情。静止的水不喝,掉地的食物不吃,借去垫过的小毯不用,有异味的手不许近身……它的洁癖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大概听惯了那些到访者对它颜值发出的赞美,它洞悉了有颜值得天下的法则。它先是用粉鼻子和洁白的肚腹征服了我先生,稳稳占住了家庭地位和地盘。它懂得欣赏自己,爱惜皮毛到了自恋的地步。即使嬉戏到了高潮,身上某一部位被什么异物刮擦了一下,它奔跑的“四驱”随时随地都会来个急刹车,宁可终止这些愉悦,也要花工夫将那个部位的毛发舔净,事实上那个部位什么痕迹都没有。最常见的是,在吧嗒吧嗒吃它最爱的肉泥时,有那么一丢丢沫子溅到了胸前,它亦会打断自己的食欲,艰难地伸长舌头,舔掉胸前那点“饭粒”,就像对待一件第一次穿的白衬衫。很多时候,我心里暗暗自责,对于一只公猫,“梅二冬”这个娘娘腔的名字是否间接导致了它的自恋?

梅二冬是一只胆小如鼠的猫。自从它在我们家住下之后,除阳台门和大门,每一个房间的门就没再闭紧过,包括厨房卫生间。如果门缝留得小一点,它一定会直接站起来,毫不客气地用前掌推开,或者用脑门拱开。它很快掌握了跳起来拉门把手的技术,最终大摇大摆闯入,直接蹲在马桶边或者浴室玻璃门边,赤裸裸地盯着你。那闯入者的眼神常常让人觉得尴尬,老天,它都看到了些什么?它这么做并不代表它有多么黏人,只是不肯让我们消失在它的视线范围内,它认为门是最不安全的东西。

胆小者往往怕事,但梅二冬偏偏又好事,任何不明的动静、不明的事物出现,它都不放过,压低身子,慢慢匍匐前往,一探究竟,结果往往会把自己吓得四处逃窜。有一次,它在柜子里摸索到一只空塑料袋,稀里哗啦地玩了起来,没想到脑袋被袋子的提手绞住了,它吓得满屋子狂奔,边跑边咆哮,像戴着头盔气鼓鼓的堂吉珂德,任我们四处堵截也停不下来。一直逃到体力不支,屁股顶在墙角才停下来,嘴巴在塑料袋里呼呼出气以壮胆,不明白那个看不见的敌人是自己。等我们帮它从袋子里解脱出来,它的威胁变成了瑟瑟发抖,人见人怜。先生将它抱在怀里安慰,不过半分钟,它以一泡热尿回报恩人,也顾不上什么洁不洁癖。从此,再也不跟塑料袋玩了。为了照顾它的尊严,我们从不当着它面讲它被吓尿的事,一只塑料袋如果碰巧落在它跟前,我们会心领神会地默默将其收走。

当然,梅二冬也懂得勇敢。一些夏天的小咬



钻进家里,它身手敏捷,屡屡捕获,吧嗒吧嗒,入口即化,牙缝都不够塞的。隔着纱窗,它喉管里发出激动的抖音,也曾好几次吓跑正在翻食花盆里猫草种子的松鼠。有一个傍晚,它在客厅上下求索半天,伺机猎杀一只大虫子。只见它盯着柜顶,锁定目标,尾巴高频频率用动,仿如助跑,果然,一起跳,一巴掌拍下了那只正在企图蒙混进一排书脊的大虫子。大虫子落地,四脚朝天。不料,获胜的梅二冬竟掉脑袋落荒而逃,就像又被一只塑料袋蒙住了双眼。很快我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臭气。这只臭屁虫放屁打败了梅二冬,正躺在地上仰天大笑手舞足蹈。如此滑稽的梅二冬哪受得了这种浊臭?一味躲在隐秘角落干呕。唉,我只好宽慰它:“这种下三滥的打法不配赢的。”

我喜欢在朋友圈里发发梅二冬的照片,时有收到赞美。虚荣之余不免心虚。静态看它卖萌的样子,清爽傲娇,也算是体面的公子哥儿,线下实则糗事一大箩,叛逆、霸道、搞破坏,每每让人担惊受气。算了,猫仗人势,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麦克尤恩在短篇小说《猫》里,少年彼得与他的老猫互换灵魂,为临终前的老猫打赢了猫生中最后也是最有尊严的一战。如果,我与梅二冬互换灵魂,它最想要我替它完成的心愿是什么?我猜想,它恐怕最希望教会那两个与它相依为命的男人和女人一些猫的语言,因为它最大的困扰是,这两个整天围着它转的蠢货到现在连最简单的“喵”都听不懂,它不想每天都那么麻烦地用嘴巴叨些心爱的小礼物到他们跟前,让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是爱与欢喜,同时,让他们相信,这就是上帝想要它传达的信息。



# 宠物让我们更好

许莹

## “认识你自己”

许莹,《文艺报》编辑、记者。

希腊德尔斐神庙上镌刻着“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也将此作为自己的哲学宣言。在我看来,宠物的存在,不只让人类更好认识自然万物,也让人“认识你自己”。

在疫情蔓延之时,除了人类自身的焦虑,宠物成为另一群等待救援的生命。猫狗一度成为被遗弃、被清理的对象,加之多地封城,原本独自留守的宠物们更是面临断粮断水危机,有爱心人士发起了宠物代理喂养的服务,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在宠物医院中,医患关系以一种别样的形式呈现。富人们一口一个“儿子”、“闺女”,转头因为自家毛孩子洗澡时不配合,对被抓伤的小护士怒吼“你就不能轻点儿”。有些不愿花钱的主人选择廉价的方式勉强维系宠物的性命,或者医治到中途就放弃,将它扔在宠物医院。也有爱心人士把被车轧断腿的、牙齿全被人用钳子拔掉的、脖子上被铁环紧紧拴住的、营养不良瘦得皮包骨的流浪猫狗放到宠物医院门口,他们笃定医生仁心,大夫们会不取分文将它们医治好。

赔本儿的买卖干多了,人难免有情绪。宠物医院院长曹大夫知道,从事宠物救助的年轻大夫心里有不少委屈,做手术时,曹大夫一边操作一边给围观的年轻医生讲课,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的他走下手术台,常累得瘫在墙角。

我时常从曹大夫的朋友圈里看到各类领养信息,毕竟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并不允许他们收留过多医治好的小家伙。猫咪“拳王”是曹大夫医院里留下的唯一一只宠物,它性情古怪,动不动就伸拳头,所以被大夫们取名“拳王”,虽然雪白的绒毛与湛蓝的眼睛引得无数看过照片的人前来询问,但它脾气臭,最终还是被留在了宠物医院。

我认识“拳王”是因为3年前的夏天,我带着自己养的第一只猫“奥黛丽”去看病。8个月大的“奥黛丽”在“拳王”面前相形见绌,拳王看到它上来就是一拳,还发出老虎般恐吓的声音。小护士急忙把它抱走,原来它因为长了肾结石,尿不出尿,或许它觉得有尊严,脾气一直不好,主人在治好它后选择遗弃了。“拳王”变成了所有宠物的酋长,没有动物不害怕它。

“奥黛丽”是我买来的一只英短银渐层,买来后,它饭后呕吐的次数愈发频繁。当时没什么养猫经验,起初以为这是猫在正常吐毛球,可后来它彻底不进食了,我才意识到应该早些送它来医院的。经过了一番对症补液、纠正脱水、抽血验血、钡餐造影,曹大夫给出了最后的诊断结果——持久性右主动脉弓。

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先天性疾病,由胚胎期与左主动脉弓对应的右第四动脉弓未完全退化遗留下来而引起的,残留的动脉导管绕行食道侧面,导致食道压迫和食道梗塞。“说实话,这病看起来要上万花费,手术风险也很大。成功案例极少,治愈后也有复



放好水和猫粮。把笼子放到单独的房间去。它钻了进去。

我们关上门不再打扰它。我放学回家时,它已生下了5只小猫。小猫都很小,闭着眼睛吃它的奶。而你一旦走近时,它立刻张开自己的双手,鸟孵蛋一样护着幼崽。楼房养猫可以不出门,平房养猫必然关不住,很容易跑丢了。为了便于看护,5只小猫我留下两只,一只还给送来母猫的老家,另两只分别送朋友。我家留下的一只,长大后在一个黑夜里露了一下头,消失在胡同苍茫的夜色中。

来年的一天下午,我在胡同口发现了躺着站不起来的母猫,它吃了被鼠药毒死的老鼠,不行了。到了傍晚,它彻底闭上了眼睛。

从那以后,我得了严重的猫毛过敏,一沾猫就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咳嗽,甚至连养猫的人都接近不得。后来检查,是身体在短期内先后两次大量接触猫毛,免疫系统误判,是自己的抗体把我干掉了。这不是毛的问题,而是蛋白的问题。方法只有一个,与猫隔离。

也许算我对猫照顾不周的惩罚吧。我再也没养过猫。那些一擦一大把猫毛的日子离我远去了。

过去的人有朴素的护生思想,这谈不上什么博爱平等,而是发自内心的善良。最极端的行善与不杀生,能做到连苍蝇蚊子都不打,仅仅是轰走了事。渐渐地我明白,猫不是食物、衣物、表演者、竞赛者和工具,不是我的宠物,也不是我的陪伴者和取悦者。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都一样“天当被地当床”。地球上的水、食物和空气一样,本应当大家共享,不应有任何生物因冻饿而死,这是地球运营的最基本法则,否则便是逆天。我对它管吃管住,它只是我生命的同行者。

这便是胡同中的猫,和人猫共存的北京。或许,这个世界原本为猫所居住,我们人类只不过是它们的过客。



发的风险,需要终生吃流食或者站立伺食,否则还会食道堵塞。做过一次开胸手术我们也不会建议再做第二次,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持续补液点滴让我有倾听他人声音和自己思考的时间:“大夫不说得严重重点怎么挣你钱”,“再买一只或许是最优方案”,“关键是这病不能痊愈,下次你打算怎么办”……我很明确,曹大夫已经清晰阐述了关于此次手术的诸多利弊。

每次去宠物医院接“奥黛丽”回家,我都设法分几块、按批次将一些令曹大夫感到为难的问题缓慢输出。而答案只有0和1,没有中间值。在医院的储值也以每天至少五六百的速度消失殆尽。最后一次接“奥黛丽”回家时,曹大夫送我出院大门,还没容我再度发问,他先我一步说:“我已经和你讲得很清楚了。在这里,我见过的天性远比你见过的复杂,没有哪一种人性的弱点是不可原谅的,有的是出于同情,有的是出于鄙夷。”

我把“奥黛丽”扛在肩上,或许是因为感觉到时日不多,或许真的没什么力气,它乖乖地将四肢拆进灰白相间的肉球儿里,我能感受到它有力的心跳和胸廓的呼吸,那是生命的韵律。“如果你决定不手术,你也别把它扔了,拿到这儿来。但是我们救活还是救不活,都和你没关系。”

如果选择遗忘,选择忽视,选择放弃,精神上的苦难将永远伴随着我。手术在第二天被火速推进。手术室在三层,靠近家属等候区的地方由雾化玻璃遮挡,只有朝向马路一侧的玻璃是透明的,在“奥黛丽”被推进手术室后,我一路小跑到马路人行道上,努力踮起脚尖向上张望,正午的阳光很刺眼。

手术持续了将近6个小时,还算成功。“奥黛丽”在重症监护舱一点点苏醒过来,靠鼻饲管摄取营养。后来摇摇晃晃站起身,下地缓慢行走,被缝合的伤口逐渐愈合,我和大夫们一样,每天都为她的一点点小进步而喜悦。

“拳王”对待它的态度发生了鲜明的转变,反倒是经历过一场生死“奥黛丽”有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出院时,我本打算领养“拳王”,“奥黛丽”见我怀抱“拳王”发出令人害怕的低吟。大夫说,猫不喜欢别的动物分享主人的爱,最终,“拳王”还是被独自留在了宠物医院。

这次手术延长了我们大约一年的相处时光。为了防止再次堵塞食道,“奥黛丽”被强行戴上脖圈以防止舔毛;猫粮被我故意抬高,它只能学着站立吃猫粮,两只后腿常会瑟瑟发抖;更多时候,我会把整颗的大粒猫粮用研磨器打碎,兑水稀释,一手掰开它的嘴巴,一手用针管抽取食物注入它嘴里……它已经太久没有感受到撕咬整块食物的愉悦了,一日晚饭,由于我没有及时收拾餐桌,它竟偷偷跳上桌子反常地把骨头啃了个精光。也就在那晚,它永远地离开了我……

我至今仍不能确定,如果“奥黛丽”会开口说话,它是否会支持我当初的决定。但这不重要,竭尽全力救助,理性面对生死,这是我真实的内心体验。它好像从未走远,毕竟,“聪明的人只要能认识自己,便什么也不会失去。”